

怀乡散文

水流林静

是故乡

丛林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致我们即将逝去的故乡

怀乡散文

水流林静

是故乡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丛林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流林静是故乡/丛林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078-3631-8

I. ①水… II. ①丛… III. ①散文—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0830号

水流林静是故乡

著 者	丛 林
责任编辑	廖小芳 张淑卫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3年9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9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631-8 / I · 444
定 价	25.00 元

CRI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001

目录

—

水上漂来的家族	003
小脚奶奶的菜园子	006
神性家园	010
父亲亲手建造的土砖屋	014
有情生命的共居	018
初识村庄	020
美丽的南湖	023

二

对集体生产的模糊印象	029
大食堂	031
大鋁师傅	034
分田到户	037
初识农事	040
分田到户后的第一个“双抢”	044
一块稻田的时光	048

交公粮	053
买电水	057
膝下承欢	061
雨天与舅爷	064

三

蒙童求学	069
一半是学习，一半是游戏	073
童年的哥哥	076
永远的朋友珍兰	078
新华字典同粉色铅笔盒	081

002

水流林静是故乡

四

一个女巫给我的印象	087
万家坡	090
白发优雅的外婆	094
蒹葭苍苍	096
澧水河堤上的生死纠缠	099

五

落雪的温暖	105
凌冬而生	108
寒冬在户	110
除夕之乐	114
过年时的那些说唱艺人	118
新春喜乐	121
我们都在春天里成长	123

六

车胤完小	127
沉浸于书中辽远的世界	130
爷爷的离世	133
告别没电的旧时代	136
南江村迎来了第一台电视机	138
姐姐求学路上的茯苓桥	141
云暖风轻的苎麻时光	144
再一次翻修房屋的酸辛	147
酸涩年华	152
时光改变了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孩子	157
命运的转折	160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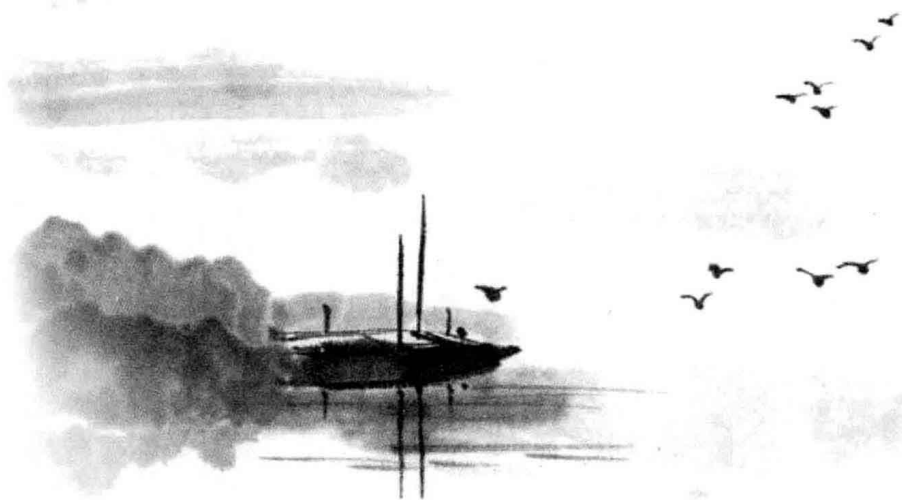
清凉女儿	165
寂寞青春	168
万家坡最后一代草药郎中消失了	172
远赴湘西	175
混沌初开	178
药香经年	181
父亲的突然亡故	183
新婚	186

八

深沉岁月	191
奶奶溘然长逝	193
母亲的离世，割断了我与尘世的最后一缕联系	196
那是谁	200



我对这个世界最初的印象，是我站在堂屋的木枷椅里学步，见屋外日色如金，绿树间鸟鸣叽叽，满头白发的爷爷正坐在廊檐下低头打瞌睡，而奶奶则坐在堂屋的木纺车前，纺出一个又一个白梭子。



水上漂来的家族

阳光落在木椅上，照着檐下低头打瞌睡的我爷爷。

我爷爷生于民国前夜，即“辛亥革命”之年。那场改变了中国命运的发生于邻省武昌的武装起义对于爷爷的出生并无直接影响，他只是湖南西洞庭七里湖上一个普通的渔民之子。普通百姓的生命如同蓬勃的野草，低贱卑微，却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烽火与战争，饥饿与贫困，这些都没能影响我爷爷在一只小渔船上迅速长大。长大之后的爷爷，依然是在浩然的七里湖上摇荡一只小篷船，以捕鱼为业，艰难度日。后值七里湖洪水泛滥，冲垮堤垸，淹毁良田房屋无数，我爷爷的小渔船失去了可以靠岸的依傍，才携我奶奶逃难来到今天的南江村。

南江是澧水下游一个小乡村，隶属津市。它面俯西洞庭湖泽，背依武陵山余脉，属山区到平原的过渡，典型的丘陵风貌，风物斯和，景色秀丽，且不会被洪水淹没。站在屋后新堰高堤之上远望，可见西北十里有嘉山一脉如黛，延绵数里，横卧于蓝天之下。传说中哭倒长城的孟姜女便生于嘉山脚下。澧水多姿，绕嘉山依依远流。东南方数里是南湖，阳光下远望，但见湖面波光粼粼，淡泊悠远。旷野里白水明田，时有白鹭翩跹，袅袅飞往南湖。

我爷爷很少同我们讲古，他究竟于哪一年逃乱来到这个宁静的小村庄，我不甚了了。只冬夜烤火时听他讲过他年轻时如何分散全村船队，巧妙躲避渔霸的夜袭；在南江时又如何伏在田坎小树下躲避日军的飞机；给人做过长工，也给人打过短工，还逃窜躲避过抓壮丁。到我能记事时，早已天下太平。我对这个世界最初的印象，是我站在堂屋的木枷椅里学步，见屋外日色如金，绿树间鸟鸣叽叽，满头白发的爷爷正坐在廊檐下低头

打瞌睡，而奶奶则坐在堂屋的木纺车前，纺出一个又一个白梭子。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不再涉足家族事务，总是双手拢在袖子里，靠在廊檐下打瞌睡，就像是旧时代里遗留下来的一个老物件，带着那个时代留给他的衰老腐朽的气息和支气管炎的疾病。

童年的我，对于只属于爷爷的那个逝去的时代不感兴趣，对于一切旧的，陈腐的东西都不感兴趣，因为那时的我，生命初生，就如同春天枝头新生的嫩叶，正迎着金色的阳光舞蹈。现在，当我想记录下这个家族的真实生活时，也只能记下我睁开眼睛所看到的一切，而不能对爷爷的一生加以臆测。但我感激爷爷，是他在南江这个宁静的小村庄里为我们扎下了生命的根。

要了解南江村，也许还得先说一说津市城。

津市城距离南江村约三十华里，是整条澧水河上最为繁华的水港码头之一。由津市沿澧水上溯可至澧县、石门、慈利、大庸、桑植，顺流而下则直入洞庭湖，是去常德、长沙、岳阳以及武汉的航运水道。河面上舟船往来如织，澧水流域所产的大米、棉花、油菜、黄豆，都是由此运入洞庭湖，再转运出长江。码头两岸茶楼、酒馆、商铺林立，街上整日人潮如涌，耍猴把戏的、卖狗皮膏药的、摆摊算卦的都在街边见缝插针，嚷嚷不休。而经由此地的客商，则都以能在望江楼临窗的雅座上，要一客热气腾腾的猪肉包子为荣。

南江村的乡民，不当大事，终年不上一次津市城。他们只在这个小乡村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城市的繁华于他们而言只是一个搁在远方的梦。有牲畜或土产品需要交换，或是需要采买一点洋货时，他们会步行十里路去到嘉山脚下一个叫新洲的小镇。回来的路上走累了，他们多会在嘉山脚下歇歇脚，晒晒太阳。嘉山顶上有一座小小的姜女庙，我小的时候，父亲母亲曾带我们姊妹到姜女庙前上过香。那庙小小的，简单朴素，让人觉得孟姜女也不过是邻家的寻常女儿。站在庙前大石上朝南江村方向极目远望，则遥远处的河流山冈，田畴湖泊尽收眼底。山川浩渺，浮生若梦，一时便都如同映在明镜里。

澧水流经津市之后，从嘉山脚下绕过，顺流而下，由渡口入洞庭湖。

“辛亥革命”的领袖之一蒋翊武先生便出生于渡口，但地方上也并不多流传他的故事，只有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中学静静地隐于绿树之间。

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上生长的人也同这片土地上生长的庄稼一样，一茬茬地出生，又一茬茬地消失，默默无言。大地以始终宁静的胸怀拥有一切的生与死，仿佛千百年来什么也未曾发生过。我每见艳阳下，芭茅岗上有着红袄的新嫁娘在唢呐队伍的陪伴下缓缓经过，溪水在山冈下缓缓流淌，道旁水田里谷物正无声生长，就觉得大地山川根本没有过去与未来，它永远是那样昭明、宁静，有如创世之初开辟的新世界。

小脚奶奶的菜园子

我奶奶出生于清朝光绪年间，公元一九零七年，比我爷爷还年长四岁。奶奶在南江地面上生下我父亲时，已经四十一岁了，因此从我记事起，所见到的奶奶就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耄耋之人了。

奶奶一辈子有姓无名，户口簿上只注“何李氏”。她体格高大健壮，天性痴纯，也不识字，从不知人心尚有算计，也不知三餐之外更有人世。她一生随着爷爷漂泊，唯爷爷之命是从，无论遇上什么样的年景，无论水上陆上，亦无论有米无米，总要灶头把炊烟升起，想办法弄些吃食来填饱家人的肚子，才是她所知道的唯一职责和目标。得益于此，乱世荒年饿殍遍地，我奶奶也没有饿死过一个孩子。我父亲是独子，他上头有三个亲姐姐并一个义姐（爷爷收养的一个孤女），全都体格健壮。听爷爷说从前饿饭时，树皮草根都吃尽，常见有人逃难经过芭茅岗，饿得浑身浮肿，走着走着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又有人饿得受不住，吃观音土（白黏土），吃了不消化，难大便，结果活活胀死。我父亲小时候还常饿饭，提小花篮到野地里剝黄鹌菜，常被人追得四处跑。我出生后，乡下虽仍穷，但不饿饭了，一家人的饮食依然还是奶奶操心，虽常年难见荤腥，然米缸里总有米，奶奶已觉非常满足。

奶奶是清朝遗老，缠足，穿清式大襟短褂。她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坐在床沿上，伸手到腋下摸索着扣好她藏蓝大襟短褂上那些布盘扣，然后走下榻板，拿一把沉暗的黄木篦子对着镜子篦头发。奶奶的头发已经全白，掉落得稀稀疏疏。她将手心里那可怜的一小束白发在后脑勺上挽一个小小的、与她的头很不相称的发髻后，就蹒跚着一双小脚，走到厨房里去忙碌。奶奶做这一切时，头总是不由自主地一点一点的。她从

年轻时便生有这种很奇怪的毛病，别人看着总替她累，她自己却并不知觉。

属于奶奶的私有物品只有床尾一个黑漆木箱子同床头柜上两个青花瓷坛子。黑漆木箱子上有一个明亮的金属搭扣，守护神似的守护着奶奶的箱子，好似那里面封存着奶奶一生的岁月。奶奶并不常开那个箱子，可每当她取开搭扣揭起箱盖时，我都会好奇地往里瞄，想探究一点奶奶的秘密。可每次只见几件藏蓝的旧衣服同几双尖尖鞋的鞋样子。偶尔有某个姑母过年时给她买一包鸡蛋糕，她也收在箱子里，拿出来给我们吃时，鸡蛋糕早压得不成样子。

我常常设想奶奶年轻时会是什么样子。那个在七里湖上摇荡渔船，体格健壮，皮肤白净，被人唤做梅姑的年轻姑娘，是否也同别的姑娘一样，有过一条乌黑的长辫子？爷爷将渔网撒向夕阳涂抹的江面时，站在船艖的奶奶是否也曾迎风哼唱过一些低低的歌谣？可是奶奶也同爷爷一样从不讲古，也不追忆往事，她成天不停点着头，笑咪咪的，永远只着眼于眼前这个小小庭院里的现实生活。

床头柜上的青花瓷坛里塞满的是一个一个小布包，那全是先年冬天奶奶收藏的辣椒、茄子、刀豆、娥眉豆、长豆角、四季豆、黄瓜、冬瓜、苦瓜、南瓜、丝瓜等多样蔬菜种子。清明前后，天气转暖，父亲在家里泡谷种，奶奶就取出这些小布包，用微温的水浸湿之后，放在饭后尚有余温的灶台上催芽。

爷爷檐下低头打瞌睡时，正是空气清明，和风如煦的春天。有家燕频频飞返于檐下，又庭前水田旁桃花初绽，柳条新苗，而厨房里，灶台上奶奶纱布包里的辣椒种子、黄瓜种子也都急抢着从纱孔里钻出腿来了！

妹妹小我两岁，她也要跟着我去看奶奶菜园里撒种子。奶奶见我同妹妹赤着脚，嘱咐我们小心别踩新翻的土，说是春天菜土肥，冲气重，会把脚沤烂。我同妹妹可不管那么多，菜园子里有各种好玩的东西吸引我们。那新挖开的菜地里常有蚯蚓，身子被挖成两截之后依然能灵敏地钻入泥土。它吃土又屙土，屙一串细细的小土圈。泥土中还有一种肥白的地老虎，又名切根虫，专吃植物的根，奶奶叫我们见到即打死它。那

新钻出土的辣椒苗像举着的一双小手，小手上还顶着一片辣椒籽的壳不曾褪下，我见到总想帮它掰下来。又柚子树下有婆婆纳伏地开出许多蓝色小碎花，每一朵小花里似乎都藏着一个秘密的小世界。又有太阳草，可以撕开来预测晴天雨天。这些，都可以让我同妹妹玩上半日。

奶奶裹足，体格高大，三寸金莲很难支持身体平衡。看她走路摇摇晃晃，点头不停的样子，总担心她会跌倒，可她并不曾跌倒过。奶奶热水泡脚时我总会好奇地盯着她那双形状奇特的小脚看，问她裹脚疼不疼。她说疼啊，从小就开始裹，骨头都扭断了，疼得夜里睡觉都哭。我说疼为什么你姆妈还要给你裹呢？她说兴呐。我想奶奶的姆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不明白不好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兴，不明白为什么兴了就得依。奶奶不说为什么，只是笑。她最羡慕我们姊妹有一双天足，可以到处跑。

奶奶虽然蹒跚着一双小脚，走路也不快，随时要跌倒的样子，可是她除了不下水田干活，做饭喂猪，浇水灌园，成天忙个不停。她在菜园子角落上挖了一方深一米有余的小水池，接天落水，种菜时可以就手舀来浇园。有一回父亲于田间捉了两条寸长的小鲫鱼，做不成菜肴，便将其放养在这个小水池里。我同妹妹想等它们长大之后捉来煮食，可那天池里水快被奶奶舀干了，我同妹妹用棍棒在池里搅了半日，也不见当日那两条小鲫鱼。问奶奶，奶奶说化了。问化成了什么，说不知道。我自然不相信两条鱼能化成别的什么东西。但长大之后读《庄子》，读《本草纲目》，却知自然界确有化生之说。

菜园子用土坯垒了半人高的围墙，围墙上密密繁衍许多扁竹。扁竹又称鳶尾，五月时开蓝色的花，形似蝴蝶，极为冷艳。园角还有一株大栾树，喜鹊爱在上面做窝。每到秋天的时候，栾树上会结一簇簇红灯笼一样的果子，树底下也掉落许多，我同妹妹常捡来玩。当栾树上还只有一些绒毛一样细小的绿芽时，奶奶在栾树下种了一窝娥眉豆，期待不久之后，娥眉豆的藤蔓会缠树而上，缀满一树的娥眉豆荚。园子另一角有一株梨树，正叶绿花繁，那白色的花衬得叶子越发清明好看。可这树上结的梨子粗涩，不好吃，母亲几回思谋要将它伐了，说它遮了阳光令蔬菜不长。我想折一枝梨花下来玩，够不着，唤奶奶过来帮我折。可折时

枝条抖动，花瓣纷纷掉落，拿到手上时已经不如生在树上时好看了。

我同妹妹嬉闹着返回院坪，惊扰了檐下打瞌睡的我爷爷。爷爷规矩很多，譬如大人说话小孩不许插言，吃饭得左手掌心托住碗底端好，喝汤不许发出声音。他一见我走路蹦跳，就骂我没个走路的样子，还要一顿棍棒打死我，我因此不喜欢他。他骂了我，却又要我同妹妹给他挤鼻头上的瞌睡虫。早春暖风如熏，使人恹恹欲睡，但我爷爷以为这是有瞌睡虫在作怪。爷爷鼻头毛孔里果真能挤出许多白色颗粒，状如小虫，我同妹妹也试着挤自己的鼻头，却又没有，因此罕异。此时我父亲母亲正清理屋前水沟，担腐泥败叶至水塘边小竹林内。母亲因使力出汗，满面潮红，她故意大声咳嗽，引我同妹妹向她望时，她便悄悄挤眉递眼色，意思是叫我们不要给爷爷挤鼻头，太脏了。她不满，却不敢公然忤逆公公。我懂得母亲的意思，却并未听她的，也是觉得不能对长辈的命令有所违背。

我同妹妹的脚果然被菜地里的腐气冲坏了，奇痒无比。到夜间奶奶给我们洗脚时，我们的脚趾缝已经被抓破了，奶奶笑咪咪地给我们抹上香油。在奶奶眼里，香油是最好的解毒治病的良药。蚊虫叮咬、长疱长疖都给我们拿香油擦；肚痛、头痛，奶奶也用小瓷勺蘸香油给我们在背上、额上刮痧；有时候她还会叫我们把香油生喝下去，我们也从不反抗，总是乖乖地领受她的安排。

奶奶与爷爷不同，她不给我们立规矩，对任何事也不抱怨，不评判，只一心一意爱护侍弄我们这些孙儿，从不因任何事情责骂我们。在奶奶眼里，成长是没有错误的，她握着我同妹妹的小脚板笑咪咪点着头，欣慰我们如同她所种下的黄瓜豆角一样，见风就长。在奶奶的精心呵护之下，我们姊妹也真如小兽般快活，在南江村这片宁静的小天地里自由生长。

神性家园

“如果我闹着玩儿，变成一朵金香花木，长在那树的高枝上，在风中笑得摇摇摆摆，在新生的嫩叶上跳舞，妈妈，你认得出那是我吗？午餐之后，你坐在窗边读《罗摩衍那》，树影落在你的头发与膝头上时，我要把我小而又小的影子投在你的书页上，就投在你正在阅读的地方，可你会猜到这就是你的小孩子小而又小的影子吗？”多年以后，读到泰戈尔的这首诗，不禁莞尔，好像我又已经化身为当年的小女孩，同妹妹一起，飞身到了院子前的桃树上。

我家那株歪脖子桃树就长在院子前的小水田旁，春来桃花灼灼，至夏则枝繁叶茂。隔着院坪是我们青灰瓦片的土墙屋，屋后是苍翠幽静的竹林。院坪前小水田旁便是奶奶的大片菜园子，从院坪延伸出来的黄土路就从小水田同菜园子之间穿过，通往队屋场和广阔的田畴。整个夏天，我同妹妹、徐妈家阿秀都爬到桃树上坐着，隐身在桃树浓密的枝叶间玩耍，看那阳光的金线如何如泼雨般无声流泻到院子里，看奶奶颠着小脚在院子里忙进忙出，看竹园里几棵高过屋顶的大树如何在阳光下静静地长叶子，看菜园里小巧的黄瓜花如何在暖风里轻笑，看太阳怎样悄悄晒暖厚厚的土墙。

那个时候，时光是永恒的，家园充满神性。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品尝到生活的艰苦，没有经历生命的磨难，所见到的一切，全都是那么美好。

看，坐在高高的桃树上，我就看到新堰堤下的徐妈朝我家走来了。她用围裙兜几个鸡蛋来找我奶奶换。她家母鸡抱窝了。

我同妹妹、阿秀都从桃树上跳下来，去看奶奶给徐妈换鸡蛋。徐妈

就是阿秀的母亲，住在新堰堤下，是离我家最近的邻居，也是同我们来往最多的邻居。

奶奶把屉子里的新鲜鸡蛋端出来，用手护着对着光一个个照，照出有雄的就换给徐妈。我问怎样是有雄。奶奶说，被公鸡踩过的母鸡下的蛋才有雄，才可孵得出小鸡。对着亮儿看，鸡蛋里面有一个小圆点，那就是雄。

我同妹妹也举起鸡蛋来对着光看，却看不出。

奶奶很善养鸡。她每天早晨一起来，就把鸡笼打开，然后撒一瓢稻谷在院子的空地上，学着母鸡“咯咯咯咯”地唤几声，二十多只黄母鸡就都纷纷围拢来。奶奶提着空瓢“一二三四……”地轻声数。奶奶不识数，三十以内的数，她有时数得清，有时数不清，再加上鸡又在不停走动，奶奶就数得更加糊涂了。可是奶奶熟悉这些鸡，就同熟悉她的孙儿一样，少了哪只鸡或哪只鸡不是自家的，她都分得出。若有只母鸡忽然变得爱低头围着自己的脚“咯咯咯咯”地细声叫唤，奶奶立时就眉开眼笑了，因为又可以孵小鸡了。母鸡有时也会做这种假情态来骗人，经验不足的人有时会上当。二十多个鸡蛋都放窝里孵了一两天了，那母鸡会突然不耐烦，“咯咯咯咯”大叫着从窝里跳起来逃跑，把主人气得大骂大笑，却无可奈何。但我奶奶很少会上这样的当。

真抱窝的母鸡非常有母性，尽职尽责，孵小鸡的二十多天一步不离窝，水米都是奶奶端到窝前去，它也只吃很少一点。抱窝的母鸡很慈，又很凶，不许人去窝里碰它的蛋。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孩子，防范更严，我同妹妹要是朝窝里一伸手，它就会低头猛啄。但它不啄奶奶，奶奶也不怕它啄。每隔几天，奶奶就从母鸡腹下把在孵的鸡蛋全摸出来，在煤油灯下一个个照着检验，查看胚胎的变化。奶奶能根据煤油灯下照出的鸡蛋里胚胎的血丝，判断出哪些胚胎正在成长，哪些胚胎已经死掉。当鸡蛋孵到十多天的时候，奶奶会盛一脸盆清水，把那些鸡蛋搁在脸盆中，那时鸡蛋里小鸡已长成型，有了动作了。奶奶会喜悦地指给我同妹妹看，看那些鸡蛋如何半沉半浮在水中乱晃，她说那是小鸡儿在踩水。在整个孵小鸡的过程中，总有些胚胎未成型即在蛋壳中死去，奶奶称之为